

DOI: 10.13317/j.cnki.jdsksxb.2015.006

从“生产性正义”到“消费性正义”

——论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空场

葛 雷^{1,2}, 董德福²

(1. 南京财经大学 学生处, 江苏 南京 210000; 2.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奥康纳认为, 当今世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 解决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 用“生产性正义”代替“分配性正义”。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还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消费性正义”的理论空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要强调“分配性正义”, 又要强调“生产性正义”, 更要强调“消费性正义”, 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调整消费结构, 提高消费效益, 反对腐败浪费。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 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奥康纳; 生态学社会主义; 分配性正义; 生产性正义; 消费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 C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5)01-0046-05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社会生态学家、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在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重新解读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 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并以此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奥康纳认为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双重矛盾而引起的双重危机, 以此为切入点, 他提出了解决当代自然与生态问题的理论构想——生态学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 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因此,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正是资本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奥康纳认为, 解决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 也就是用生产性正义代替分配性正义, “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 或者说, 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 因为, 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 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 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538}。

一、生态学社会主义及其理想范式

(一) 生态学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eco-socialism)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 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 主要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 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 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 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 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 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 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拼命工作, 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 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 污染了环境, 引起生态危机。奥康纳所倡导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或构建生产力方式的一种批判, 在实践中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反思。

收稿日期: 2014-03-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13JJD710005);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SJB720003)

作者简介: 葛 雷,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董德福, 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

(二) 生态学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比较

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阐述,是通过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比较进行的。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国有化成为交换价值与收入再分配的标准,关注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强调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社会化成为使用价值与收入再分配的标准,关注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间的关系。在社会运动方面,传统社会主义轻视具体劳动的问题,轻视消费者运动,强调生产力的无危机发展;而生态学社会主义重视具体劳动的问题,重视消费者运动,批判以快餐文化、电视文化等使用价值为主体的价值观,强调对土地使用、具体劳动等进行重新定义、导向和保护。奥康纳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实现“生产性正义”的基础上的。

(三) 作为理想范式的生态学社会主义

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并非西方社会抑或东方国家所独有,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长期过度消费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由于环境和资源破坏的不可逆性,这种全球性恶化状态必将日趋严重。目前,世界各国虽然对该问题已经有所反思和重视,但依旧不改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相互指责的作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为达成2012—2020年全球减排协议而争吵不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奥康纳所倡导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是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诸多理论方案中的一种,其创新之处在于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通过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危机。这两种矛盾和危机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产生恶性循环,成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障碍,导致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下,为了解决或者缓解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奥康纳提出,要从资产阶级的“分配性正义”转向生态学社会主义倡导的“生产性正义”。尽管这种理论范式将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的不断扩张对自然的不断掠夺和破坏,但其实质并不是要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奥康纳指出:“资本将自然

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生态学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在生态上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1]439}。从中我们看不到生态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不同,因而可以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只是奥康纳的一种理论范式,既缺乏现实土壤,也没有实现路径。所以奥康纳自己也承认:“生态学社会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分析。”^{[1]527}

二、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一) 分配性正义

奥康纳指出,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关涉的是个体,而不是社会的权力或要求。分配性正义包括三种类型:经济的正义、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经济的正义由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以及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两方面构成。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也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环境利益的平等分享,另一方面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的平等分担。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是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给某些特定社区带来某些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在以上三种“分配性正义”类型中,都存在着某些团体对其他一些团体欠下社会性债务的情况,并且这种债务都应该可以用金钱进行衡量,被分期清偿。

(二) 生产性正义

“生产性正义”相对分配性正义而言,是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重点阐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指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公平正义。奥康纳认为,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而生产性正义关联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即作为生产主体的人有平等的权利从事生产活动,并且在此基础上的对于土地(自然)等生产条件的合理使用和再生产。“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物最小化、使积极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这一点就今天的全球性生态问题而言就显得越来越可能和必要。

(三) 关于“正义”问题的种种歧见

奥康纳所推崇的“正义”,是生产性正义。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正义”指的是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平等生产。

从历史上看,中外理论家们对于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道德、伦理、价值理想的“正义”,一直是见仁见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至善。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2]62} 马克思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阐述其“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范畴,其本质是对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不存在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脱离具体物质利益关系的抽象的“正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正义的阶级差异性进行了明确表述:“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3]18}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正义问题不断凸显,不同的国家、民族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于公平、正义有不同的诠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正义”是不可能的呢?非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4]432}

(四) 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为旨归,其所推崇的“生产性正义”较之“分配性正义”更进了一步,但仍存在局限。

第一,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来看,生态学社会主义并不是“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路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提出的,是众多社会主义探索路径中的一种。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性正义代表着社会生产的科学发展方向,是科技进步、发展低碳经济、生产出安全可靠产品、人与社会及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缺乏实践根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实践性,而生态学社会主义虽然有着比较完备的理论框架,但在社会实践层面,既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不断扩张而把自然界当做“水龙头”和“污水池”的现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承受发达国家工业污染压力的问题也无能为力。无论是“分配性正义”还是“生产性正义”,不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方式的。因此,这种“正义”是没有任何实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奥康纳抛开社会历史关系,抛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孤立强调生态的“正义”维度,就会脱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走向生态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来看,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盲区,因而架空了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奥康纳所谓“生产性正义”,只是强调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却忽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这就使他的理论只能是抽象地谈论国家的民主化,忽略了“传统社会主义”问题,从而造成了错位——“经济上的前进和政治上的后退”^[5]。只有当劳动和劳动者取得统治地位,并将自然和公共财富置于自己的组织之下,劳动、自然与公共财富等生产条件不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才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

三、“消费性正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空场

(一) “消费性正义”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组成生产过程。在传统模式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的和主导的作用。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关系。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制约着生产发展的

速度和规模,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产和消费既是生产过程的两端,同时又内在地交融在一起。是生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决定生产?这取决于社会产品的供给程度。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淡化“分配性正义”,追求“生产性正义”,忽视“消费性正义”,这一价值取向无疑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空场和缺陷。

冯颜利、周文和孟献丽曾撰文指出:“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现实角度看,当社会产品相对较少,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时,生产决定消费;当社会产品相对丰富时,消费决定生产。在生产决定消费的现实,‘生产性正义’的诉求是多生产社会产品,同时由于分配决定消费,‘分配性正义’的诉求也很重要。在社会产品相对丰富的实践中,由于消费决定生产,分配又决定消费,‘分配性正义’和‘消费性正义’就变得至关重要。”^[6]该文批评了奥康纳否定“分配性正义”的倾向,并提出了“消费性正义”的概念,弥补了奥康纳的理论体系的不足,指出实现“消费性正义”也正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现实路径之一。

(二)“消费性正义”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和指向,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与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个人消费是指人们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在这两种消费之中强调“正义”,就是要求作为消费主体的人以一种正确合理的观念来对待消费对象。

鲍德里亚指出,当代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7]消费社会的产生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扩张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梦魇。消费已然成为一种生产力。人们在生产力增长的恶性循环中不断消耗着自我与自然,而由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另一种社会现象——浪费,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极其惊人,可以说也从另一方面触发了生态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年6月的一项统计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

吨。倘若这些粮食中有四分之一能够得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目前约为9亿的饥饿人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消费性正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度、过度或者无序消费,将会导致自然环境和资源在更大程度上的破坏。因此,必须提倡“消费性正义”,提倡节约资源,积极利用可再生资源、可替代资源和人造能源、清洁能源^[8]。

“消费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具有共同的目标: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及合理发展。但“分配性正义”表现为各种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关注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是定量关系;“生产性正义”关注生产活动的正当合理性,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侧重定性关系。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强调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从“分配性正义”的定量分析转向“生产性正义”的定性分析,从追求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转向诉求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分配性正义”和“生产性正义”不可能完全割裂。没有对“分配性正义”的追求,“生产性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反之,“生产性正义”的诉求又会促使“分配性正义”进一步落实。当代社会在追求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更应该强调“消费性正义”。无可否认,消费确实曾经对拉动内需、发展经济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因消费需求的扩大而拉动的生产增长,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巨大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因此强调社会产品消费领域的合理、正当、理性的价值导向,有利于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效益,促进合理消费,节约资源。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9]⁴⁰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都是利用、消耗资源的过程,因此,强调“消费性正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奥康纳面对资本不断扩张而导致的全球环境恶化的状况提出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把生态运

动的希望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为解决生态问题和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放弃对“分配性正义”的迷恋,转而追求“生产性正义”,这一转向有其合理性,丰富了解决正义问题的路径。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正义的诉求并非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础之上,且“消费性正义”在他的理论视野之外,这就决定了他的理论具有乌托邦性质。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当今是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如果不提消费正义,只强调生产正义,这样的正义诉求,至多是美好的语言、良好的希望,最终是空中楼阁,并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强调“分配性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分配领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强调“生产性正义”,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把促进获得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个人物质利益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更要强调“消费性正义”,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调整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效益,反对腐败浪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 臧佩洪,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王行坤. 自然、公共性与正义的可能——读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J]. 绿叶, 2012(9): 92-96.
- [6] 冯颜利, 周文, 孟献丽. 生态学社会主义核心命题的局限——评詹姆斯·奥康纳“生产性正义”思想[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5): 114-120.
- [7]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乔永平. 生态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13(9): 126-130.
- [9]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张向凤)

From “Productive Justice” to “Consumptive Justice”

—On James O'Connor's Ecological Socialism and its Theoretical Blank

Ge Lei^{1,2}, Dong Defu²

(1.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Nanjing 210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O'Connor pointed out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ich are rooted in the dual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solution of which is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Socialism where productive justice replaces distributive justice. But such an ecological socialism is but O'Connor's ideal theory, which has an obvious blank—that of “consumptive jus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s not only to emphasize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justice”, but also to stress the “consumptive justice” in order to guide all members of society to use natural resources rationally,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and enhance consumer benefit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wast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plaguing human society fundamentall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O'Connor; consumer justice; production of justice; distributive justice; ecological socialism